石磨和石臼

□高济敖

在爷爷和奶奶居住的长阶沿老房子，前门口的阶沿摆着一架石磨，后门口的大路边放着一具石臼。我以前一直很奇怪，长阶沿13户人家，为什么只有我爷爷奶奶家有石磨和石臼，而别人家没有？这让爷爷奶奶家多少显得与众不同。

明禹叔说，这石磨和石臼是全村人都要用的粮食加工工具，你爷爷奶奶在永康太平水库移民时，把它们从老家用双轮车运过来，一路洒下了无数汗水。原来，这石磨和石臼竟然有着如此不凡的来历，是武义县新高村艰辛移民的历史见证。

1961年3月，原来同属于永康县金畈乡荷岭脚村（曾名下高村），为了建设太平水库而就近分散安置在永康张岭口、格山、万古塘三个村的移民23户72人，因生活困难，经县移民办安排，再次移民到了武义县白阳区红旗养猪场。选择移民到这里的原因，是武义县早在1958年10月已并入永康县，因而当时这里属永康县管辖。到1961年10月，武义县恢复建制，移民们便留在了武义。

爷爷和奶奶用一辆双轮车载着石磨和石臼，从永康张岭口出发，再次走上了移民的路。石磨上下两爿，每爿重30多公斤，还有木架子，而石臼至少有60多公斤，这么多东西叠车上，又重又占地方，其他可以带的家具、农具就少了。但在爷爷和奶奶眼里，这石磨和石臼不是家家户户都会购置的，不仅自家要用，其他村民也要用，反倒成了最要紧的东西。

当时，永康县里安排了一辆烧木炭的汽车帮助移民，那汽车车斗仅有3.4米长、2米多宽，叠货最多只能2米多高，不能超过3米。汽车一天运一趟，也只运了两天。许多移民家的东西，都是我爷爷、岩根公几个人用双轮车，从永康拉到了猪场的新家。明禹叔说，爷爷带着干粮不知跑了多少趟，而且上下60多公里，都是一天去一天回，持续不断，终于把能搬的东西都搬到了武义。

石杵头

明禹叔清楚地记得，移民那年他才8岁，父亲启生公把他托付给爷爷带往武义。爷爷给了他一根木棒当拐杖。明禹叔跟随着我爷爷的双轮车，上岭时帮助推车，下岭时上车坐一会儿。爷爷心疼明禹叔年龄小，每走个10公里要停下来歇气，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，从永康走到了武义。

爷爷和奶奶家是在长阶沿13户人家的正中间，而长阶沿又是全村的中心，因此，这里就成了全村的粮食加工点。春天过完收了麦子，村民们就急着来磨麦子，尝一尝新麦的味道。麦子磨成面粉后，还要用细细的面筛过一遍，筛掉褐色的麦皮，使面粉更加白细。虽然自家种出来的面粉没有买的质量好，但平时难得吃到面粉的村民们一高兴，回家就做起了各种面食。母亲把新面粉与新洋芋搭配，做成香喷喷的洋芋麦饼、洋芋手擀面，母亲还会做角干麦饼、梅干菜麦饼、小麦饼，都是我的最爱。

平时，村民家中一有红白喜事，磨一灶豆腐是少不了的。黄豆已经浸泡透，夫妻俩一个推磨，一个用勺子添豆，石磨‘吱咕吱咕’转动，吃进的黄豆变成白白的豆糊，沿着磨盘慢慢往下流到豆腐桶里。勺子添豆时要有水，这样磨出的豆糊更细，而且推起石磨来也省力。前门口磨了豆腐还不够，还要到后门口石臼再打10多公斤麻糍，这样招待亲戚邻居的基本东西就有了。村民们除了用石臼打麻糍，更多的时候则是舂米，还有砸碎各种食材。

因为石磨是全村人加工粮食的重要工具，爷爷和奶奶对它特别爱惜，经常用井水洗刷得清清爽爽，方便村人随时使用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磨齿渐渐被磨平，推磨也越来越吃力，爷爷还会花2元钱，请有经验的打石磨师傅把磨盘修刻一番，让石磨恢复如新。石臼的石杵是放在爷爷和奶奶家里的，村民无论什么时候要用，也都是干干净净的。

临近春节时，爷爷和奶奶家前、后门口就更热闹了。各家各户排队来磨红糖米胖粉（永康土话叫糍），许多来得迟的排到了晚上，点着洋油灯继续磨，因为炒好的红糖米胖必须及时磨出来封存，以防受潮，影响粉的口味。

永康乡风，正月初二出嫁女儿回娘家拜年，糍是必不可少的。女儿家要先把大米浸透又沥干，再下大锅用细软的竹帚翻炒。大米在锅中顽皮蹦跳，星星点点劈啪作响。炒成米胖出锅后，又加入炒黄豆、烘干橘皮，然后拌入红糖。这样磨出来的糍香甜可口，牙齿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，又易于长期保存，饱含着女儿的一片孝心，老父母吃上一口暖胃又暖心。因此，永康人在生了女儿后总会高兴地说，以后我老了会有糍吃的。

常有村民们在磨完糍后，送一碗给爷爷和奶奶品尝，这是他们的酬谢，也是他们的心意。小时候，爷爷和奶奶家长脚直桌上摆一个长方体黄色洋铁罐，是在金华工作的姑婆家拿来的，花纹十分精致漂亮，红糖米胖粉存放其中不会受潮变味。春夏农忙，当爷爷奶奶下完地回家歇息的时候，总要先喝一口茶水，然后打开黄铁罐，吃一小勺米胖粉，让香甜的食物把干活的疲劳消除。

集邮者

（小小说）

□鲁承

老游是一位资深的集邮者。

老游少年时就倾心于集邮。当年条件有限，他没钱去买新发行的邮票。暑假时，他便跑街上去拾西瓜籽，到饭店边上收集破碎的玻璃酒瓶，到建筑工地捡废水泥袋之类的东西，然后换成小钱，去买上几枚邮票。他还常常跑到父亲单位的传达室，只要看到信封上有邮票，就觍着脸央求人家把邮票送给他。

读小学、中学那些年，他居然也陆续集了上百枚新邮票，还有更多的信销票。他精心地保存，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，回想集邮的经历。

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，老游认为自己将有更高追求，觉得集邮已是小儿科，就把这些精心收藏的邮票送给了表弟，让表弟接手这件事。看到表弟开心的样子，他也是满心欢喜。

大学四年，我与老游同寝室而居，所以知道了许多老游少年时的集邮趣事。同班同学来自天南海北，那时还没有手机，与别人联系，基本上还是用书信。于是，老游又开始集邮了。他不仅收集信销票，更是节衣缩食，努力购买新发行的邮票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买猴票的经历。那天，他买了整版的猴票，花去6.4元。这对我们这些靠助学金生活的学生来说，是将近半个月的伙食费。他在之后的三个月内，天天只买青菜就饭，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，才勉强补上了这个“窟窿”。大学毕业时，他的集邮内容已比当年更加丰富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与老游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工作，但相互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。他还常常托我帮他购买我这边新发行的邮票。有一次，我在整理来信时，发现许多信封上的邮票。我将此事告诉老游后，他连夜赶过来，收集了满满的几个大档案袋，边收集还边感叹。他回去后，又来电话告诉我，他整理这批邮票，几天几夜没有睡过好觉，说话之间，仍止不住地激动。

大学毕业20年同学会时，我与老游同住一个房间。聊起了当年那些事，我问老游现在集邮的情况。老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戒了戒了！”我吃惊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对我说，有一次他表弟上他家玩，在他家住过几天。之后，他发现自己珍藏的邮品已基本失踪，推测是被表弟私下拿走了。他追问过，并说，如果表弟是有心集邮，他心甘情愿地割爱，想不到表弟拿走这些邮票后，是拿去换钱挥霍的，心痛得无以复加，由此发誓，今生不再集邮。

可这毕竟不是老游的本性。面对邮品的诱惑，老游的心不禁又躁动起来。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老游，不必顾虑支出费用，对各类邮品来者不拒，一一收入囊中。如此数年，老游的藏品又丰富起来。他也成为邮局邮票柜台最受欢迎的人。

不久前，老游遭遇一场车祸，留下了后遗症，还坐上了轮椅。面对书房里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各类邮册，老游现在是想站起来拿上一本观赏一下都显得力不从心了。

我去看望老游，又说起邮票。老游说：“这些邮票如今似乎成了累赘，心里有想法却无法说出口。留给儿孙吧，看到他们一脸的嫌弃，想想不知他们以后对他的这些收藏品会不会视若敝屣，只有闷在心里。”老游问我：“是否有接手的意愿？”我看着这几大橱的邮册，想想自己居住的100多平方米的套房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好书推荐

《跑外卖：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

本书作者王晚，本名王晓波，1991年生于山东聊城，19岁起北漂从事服务员、记者、保洁主管等职业，2024年成为外卖骑手并完成此书写作。

作者以亲身经历为主线，记录从业初期面临的罚款制度等职业困境，以及作为女性骑手遭遇的性别歧视等额外挑战。她写出了外卖员尤其是女外卖员不为人知的生活处境。同时，书中描述了两个世界：一个是算法里的世界，那是在北京的城中村与大型商场里穿梭的世界；一个是山东老家的人情世界，是她既害怕被拒之门外又担心被吸附其中的世界。悬浮其间，她始终在寻求安心之所，而跑外卖，令她暂时获得了安全感。对此，她在书中写道：“尽管时间支离破碎，身体日渐磨损，我却感到安心，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，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。”

《要有光》

这本书是非虚构文学代表作家梁鸿继《梁庄三部曲》之后，时隔5年再度执笔，将视角对准青少年心理健康，深度走访数十个家庭后创作的作品，极具现实意义。

梁鸿用3年时间，足迹遍布超大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县城和农村，走进家庭、学校、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，沉浸式采访孩子、父母、教师、医生与心理咨询师，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，试图呈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。作品通过个体故事探讨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成因，为家庭及教育工作者提供观察视角。《要有光》是一种追问 我们是否在日常的话语、表情与行为中，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？在文化与观念的深层，又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惯性，正在背离我们对孩子的爱？

融媒记者 王伟建 整理